



# 生命的大礼

□ 吕玫

入秋,拿到了体检报告,除了子宫肌瘤之外,又增加了甲状腺结节,平常不太喜欢佩戴首饰的我,身体里倒是如老蚌怀珠一般,内容不少。

首次发现有瘤,是在2017年,那时,小朋友刚上小学不久。

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大彻大悟,宠辱不惊,却没想到年近四十做了妈妈,这十年仿佛重回青春期,每天总在步步惊心过日子。尤其是他上了小学的这四年多,人生中最强烈的情绪波动期如约而至。

一年级的的时候,他会有上着课走到教室外面去的状况发生,问他,他自己浑然不知这有什么不对,甚至有时他神游物外,连自己出过教室都不记得了。

上课,他是抢答小能手,没办法等老师叫了他再回答,急于表现自己;下了课,他觉得都会了,就不想写作业,于是几乎天天留堂。寒风中站着等他,常常需要一个多小时。

考试,也写得龙飞凤舞,只要不拿不合格,就会欢天喜地地回家报喜。

明明半小时能写完的作业,不拖个两小时不算完。天天陪作业,游走在心脏需要搭桥的生死线。

后来,在不断学习中,发现你改变不了你的孩子,你只能改变自己,于是我忍住怒火,用近乎精神分裂的状态,咬牙切齿地对他保持微笑,希望在鼓励与肯定中让他获得内驱力,主动向善,最终,他依然故我。

而我,年过半百,未能功成

身就,却收获了一个不能少的肌瘤和结节。后悔吗?倒也未必。

不管你是洗澡还是上厕所,总有一个小尾巴会跟进来,喋喋不休地跟你讲话,渐渐长大了,不许他进来,就站在门外等你。

晚上,会赖着和你一起睡觉,赶也赶不走。

你一打喷嚏,就会帮你递纸巾;你一说口渴,就会帮你倒水;甚至你换下的鞋子,他也会立刻帮你收进鞋柜。

你打猫的时候,他会说,妈妈,你跟它好好讲,不要打它。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也会毫不犹豫伸出自己的手。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在把你气得一佛升天二佛涅槃的那一瞬间,他又会忽然让你萌化,让你再次深深爱上他。

写诗的人会说,孩子是上天的馈赠,我得到的这一份,毫无疑问是个大礼。

他让我不停自省不断修炼,让我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忽然发现,原来你不是云淡风轻的那一款,你会发怒,会拍桌子,会撕作业本,会在被老师电召去谈话之后,想了千百种跟孩子科学交流的方式,最终却是简单粗暴地对他进行了没收手机的惩罚。

我没能成为理想中的那个妈妈,孩子也不是我以为的那样的孩子,可是,每天我们都会拥抱彼此,确认一下,我们互相还是爱着的,没有因为漏交作业被老师留堂而影响我们的感情,属于我们这个小小家庭的一些小小的幸福还在继续向前走,这已经足够了。

# 爷爷说英语

□ 俞继东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老家去上海闯荡,替一位宁波籍的老板办事。由于他天资聪颖,常常为老板办理一些“外交”,颇得赏识,在此过程中也学得一口英语。

有一年,我回老家休假,难得闲暇,和爷爷漫无边际地聊天。他嘴里时不时冒出一些英语单词,我听得似懂非懂。他还给我说了些当年记单词的方法,今天想起来颇觉有趣。

爷爷学英语的条件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当年没有课本,也没有教师,条件当然好不到哪儿去,但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直接跟“老外”打交道,经常有不花钱的“外教”现教现用。

爷爷每天晚上拿个小本子,把当天学到的英语记在上面。这些所谓的英语,其实全是汉字,一个英文字母也没有。他每天再晚也要把这些内容读上几遍,直至背过。一开始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记住,后来慢慢地找到了窍门,可能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形象记忆法”。例如你好(How do you do),他记成了“好豆油多”。那个年代油很金贵,豆油是食用油里的上品。早晨跟人见面,互相来句“好豆油多”,那是多么吉利的一天啊。吃中饭(have lunch),他在这本子上写的是“喊狼来切”,我们老家人说吃饭的“吃”,发音正巧是“切”。旧社会穷人肚子里个个都是空荡荡的,就餐时的吃相估计是狼吞虎咽。晚上用的灯(light),他标注的音是“拉拖”。当时开关电灯都是用绳子拉,而绳子一般从上面拖挂下来,这两个字可谓形象生动。

爷爷的英语记忆方法实在让我大开眼界,有些单词标注的读音还让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想象力。汽油(gasoline),他叫“开四轮”。四个轮子的汽车加上汽油才能开动,这个发音估计谁想记不住都很困难。收款的收(collecting),他发音为“客来客厅”。这是因为他经常看到老板在客厅里收钱的缘故。他把对账(checking)读成了“欺客”,把交易(trade)读成了“缺德”,旧社会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在爷爷的英语里可见一斑。

# 最忆羊头肉

□ 程广海

在寒冬腊月的季节里,能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那是最美不过的事了。如果再来一盘凉拌羊头肉,喝着小酒,那自然最为惬意。曾吃过多家凉拌羊头肉,味道都不如小时候在鲁西南农村老家吃的好。

好多年没有吃到老家的羊头肉了,怪想念的。

老家卖羊头肉的,是一个骑自行车串乡的中年人,他车架后面绑着一个用荆条编织的驮框,驮框中间放着一个剔肉的木板,里面则是煮好的羊头。有来买肉的,他掀开盖在木板

上的白布,拿起食客挑好的羊头,放在木板上,用锋利的小刀剔着肉,特别是那筋道透明的羊脸上的那部分,被他切割得薄如蝉翼,看着不由得让人流口水。

那中年人一般都是从秋天开始串乡,一直卖到第二年开春。隔个两三天,或中午、或傍晚吃饭前,村里幽静的街道或胡同里,就听到他由远及近的吆喝声:“羊头——肉,羊头肉来——羊头肉——”那一声的“肉”字,声音先是低沉着,再慢慢高扬上去,高亢悠长。好这一口的食客们,听见

他这熟悉的吆喝声,心里欢喜着围拢过来,和他拉着家常,一样不耽误他剔肉。他麻利地剔完,再从驮框里拿出一张荷叶,包好,递给食客。“好吃再来啊。”

羊头肉属于羊杂类,价格比较便宜,农村人舍不得吃羊肉,就拿羊头肉来解馋。不像现在,羊头肉是稀罕物。记得第一次见父亲吃,他一杯酒下肚了,几块肉还是不舍得动筷,专挑大葱白和香菜叶子吃。吃到后来,又让母亲切了一些大葱、香菜,拌在羊头肉里。母亲说:“你爹哪舍得吃

肉啊,他就是借那个味解解馋。”

想不通老家的手艺人是用了怎样的烹饪技艺把羊头肉做得那么有滋有味。那口感、颜色和味道,现在想起来,仿佛如刚刚品尝过的一样,唇齿留香,让人难忘。

今年冬至前几天,在城里买了一些羊肉给在老家的父母送去。熬羊汤的时候,父亲说,乡下早就没有串乡的小贩了,想吃串乡小贩卖的热豆腐、羊头肉,难了。

竟乡愁般失落了,这真是一桩憾事!

# 阳台上的菜

□ 李易农

阳台不大,空落落的,我觉得可惜,就建了个小池子,挖来山土,种上蔬菜。

最繁华的季节在夏季和秋季。西红柿、黄瓜、豆角……一样一些,生机勃勃。深秋时节,听得远在老家的母亲嘱托,就买来菠菜种上。母亲说:“过不了几天就可以吃了……”

这些菠菜破土萌芽,一点点长大。我有了空闲,就会俯下身,瞅瞅这棵,看看那棵,有了杂草就顺手拔掉,细心浇灌。母亲说:“好好伺候,趁天暖和,它们长得快。”

我怀疑它们是听话的孩子,母亲在山村老家打来的电话,它们竟能一一领悟,卯足了劲儿长,一天一个样。三两片叶子、四五片叶子,绿莹莹的,别提多喜人。我看着它们,时光静了下来,不用想烦恼事,人和菜园之间,只有宁静诗意的

美好。菠菜在长大,甚至可以采来食用了,可我总是舍不得去

触碰它们,仿佛它们正在酣睡,不忍心打扰它们的梦。有时,叶子在风中轻轻地晃,我甚至听到了它们和我打招呼的声音。

隆冬时节,天气寒冷干燥,菠菜下面的土已经皴裂。母亲要我弄些树叶或塑料纸将它们盖起来,这样耐冻而且还会长。有一次趁着阳光好,我浇了点水,可半夜冷,结了冰,好多菠菜的叶子都冻伤了。看着它们发黄的叶片,我心里一阵阵惋惜。幸有母亲安慰说:“没事,它们耐冻,过几天就又好了。”

果真,没几天它们又恢复了原有的结实模样。阳光在它们的绿上跳跃。我想,这不是我在种菜,是母亲在种菜,这不是我在照顾它们,倒是它们照顾了我。写作累了,来到它们身边,精力又一点点恢复,就像它们又一点点长大。

前不久,一场大雪袭来,我的小菜园里落了厚厚的雪。隔着窗子看过去,一片白茫茫,突起的地方像个城堡。我担心它们会冻坏,赶紧给母亲打电话。

母亲笑着说:“没事,雪里面暖和。”我不相信,用手拨去雪,嘿,看到它们了,它们仍绿莹莹的,正躺在雪房子里睡觉呢!我赶紧又把雪盖好,生怕这样打开了它们房屋的窗子,让它们感冒……

天气放晴,气温升高,菜园里的雪一点点地融化。慢慢地,它们从雪的白色里探出了头,仿佛刚刚睡醒。阳光在雪

上跳跃,在菠菜的绿上跳跃,耀眼得如同那是镜子!

我走过去,微笑着看它们,有种老友重逢的感觉。想起母亲的话,我想,经历过寒潮的这些植物,在味蕾上又是怎样的妖娆呢?更为要紧的是,不论这些菠菜生长在哪里,它们的峥嵘告诉我:春天在向我们靠近……



#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邮箱:lzc\_bfk@126.com,或登录“文学现场”网站,选择晨报《齐迹》副刊板块投稿。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谢绝一稿多投。